



越南六十年代已有金庸譯本

據知，金庸小說越南文的最重要譯者為寒江燕，原為中學教師，漢語修養深厚，從殖民地時期開始從事翻譯工作，專門為法國殖民政府教育部翻譯書籍。他從1965年起開始翻譯金庸作品。

1967年，香港《明報》連載《笑傲江湖》時，寒江燕聯繫金庸，並得到授權。

於是，越南與香港幾乎是在同一時間推出《笑傲江湖》。

在此期間，越南西貢共有44家報社，其中就有12家訂購了寒江燕的金庸作品譯作。每到金庸新文章在香港刊行之時，金庸手稿往往會從香港連夜空運到西貢。

當時東南亞民間流傳着「無金庸，不賣報」的說法。

就以整個西貢為例，當地的報社幾乎全靠金庸小說以及寒江燕的譯著來維持銷量。

每逢颱風，飛往西貢的香港航班均被取消，既沒有了金庸的原稿，也沒有了寒江燕的譯稿，報社只好暫停連載，連載一停，銷量就暴跌。

東南亞國家金庸的版權正式簽署，是新加坡和越南。

新加坡的簡體字版金庸武俠

小說漫畫版是在1996年以後的事。

越南於2000年才為金庸正式全面授權。

越南金庸版權代理人阮麗芝曾表示，當時「我在越南南方文化公司擔任圖書版權經理，那時我談下了金庸先生所有作品的越南版權合同，把作品譯介到越南來。」

那已是2000年後的事了。

據阮麗芝指出：「閱讀金庸作品的熱潮在1963年12月達到了頂峰，當時西貢40多家日報不得不長期刊登金庸武俠小說，否則越南讀者會不喜歡，日報的發行量也會立即減少。很有意思的是，那段時間越南南方的作家、文化評論家也自願成為金庸的粉絲，跟其他越南讀者沒有區別。他們使用金庸作品的經典人物名字作為自己的筆名。」

阮麗芝回憶道：「上世紀五六十年前，金庸武俠小說早已在越南受到熱烈歡迎。開始是在越南報紙上長期連載，有時甚至一章還沒刊登完，就已經被迅速譯成越南文，來源正是每天搭乘飛機從香港飛往越南的《明報》。」

(《走向世界的金庸》，之十)



以心印心

上周六，我率領香港弦樂團來到珠海華發中演大劇院，完成了樂團內地巡演在第四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的最後一場演出，我們再次為觀眾們帶來了創新跨界融合的《粵劇幻想曲》，展現了粵劇與弦樂、傳統與現代的中西碰撞與精彩新韻。演出的反應還是特別好，觀眾不讓我們離開，希望加演曲目，觀眾中也有一些專程從澳門特區趕過來聽，真正體現了灣區一家、藝術共享的美好。本屆大灣區文化藝術節是香港首次擔任主辦城市，我在舞台上特別感謝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和康文署對演出的大力支持，讓我們大灣區自己的創新作品能夠跟更多城市的觀眾見面。

珠海站的表演也是第四屆珠海藝術節「拾啟·繁花」展演劇目之一，演出所在的珠海華發中演大劇院和我們樂團一樣，已經有十年歷史。劇院中特別設置藝術家手模區，留下了世界名家的印記，也展示了珠海打造世界級藝術殿堂的雄心。演出中，我也在現場觀眾的見證下，特別留下了我的手印。佛教中講「以心印心」，就是以「佛心」印「你心」，通過心靈的交流達成共鳴，我覺得這也正是音樂藝術的平台為人與人的交流帶來的妙處。

雖然這是第一次留下手印，但我對珠海的「心印」早已留下。27年前，我在內地的結婚儀式就是在珠海舉辦。以前我公公在世的時候，我每年冬天都會去珠海看望他，因此，我對珠海非常有感情。情感的

溫暖往往是存留人心最長的記憶，因此藝術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保留情感的溫度、人性的關懷。11月5日，我參加在深圳舉行的政協第十四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精神傳達會，會上談到「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新輝煌」，特別也講到要文化為民、服務為民，我覺得這也就是「以心印心」。這次在大灣區城市的演出，我們很多都是惠民優惠票。我覺得這非常重要，因為音樂是從生活當中出來的，怎麼能夠更好地結合我們的藝術，連接廣大人民的生活，更好地用文化服務人民，提升全民素養，也是文化強國的重要組成。這也是我長期以來堅持用音樂點亮基層孩子生活的初心。

「以心印心」從佛家禪宗來說，還特別注重真實修證，不推崇空談理論。這一點在當前香港發展的新時期也尤為重要。上周五，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深圳主持香港工商界人士座談會，講到「要堅持以港為家、倚港興業，鞏固並提升好香港傳統優勢；積極探索新產業新業態，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他提到要講實話、講真話，我覺得這也是他一直所強調的求真務實態度，講真話、幹實事、見實效，是以誠動人、凝聚眾心的基礎。文化藝術的發展也離不開大家的真情實感，真心為業界長遠發展多付出、做實事。夏主任還提到「要堅定愛國護港，面向海外講好香港故事，維護好香港國際形象」，我想這也就是我們到世界上為港發聲、以心印心的好機會。



切勿「以偏概全」

最近有消息傳出，不少歌手的演唱會不再是歌迷心裏「吃香」的娛樂，繼而影響到演唱會的門票銷量，是耶非耶？有樂壇中人表示：「的確有演唱會因為門票銷售不符理想，以及種種原因所致而停辦，連帶有部分行中人的『預約工作』亦被迫取消或改期，不過仍有多位歌手的演唱會是『一票難求』或實個『滿堂紅』，故此希望大眾不要『以偏概全』，而『偏』則包含了偏聽、偏見、偏講等。」

「演唱會的門票問題，存在的因素很多，但大眾普遍認為門票的『售價太貴』，令歌迷卻步，加上『黃牛黨』的猖獗，動輒將門票提高到比原價高出一兩倍以上出售，除非是個人對某位歌手『特別偏愛』而購買外，一般普羅大眾覺得財力負擔太重，為看演唱會就變得『太不划算』了！所以，演唱會門票如果要高於千多元一張，的確對每月只領幾千元工資的打工仔來說，不如買套音響和CD，既可循環播放，也不用被某部分人拿着財政咽喉。」

有音樂人亦認同很多演唱會的門票確實是「太貴」了，單看一場還可以負擔，但想多看兩三場則是頗傷財，疫情後有不少歌手被認為是為撈金而開個唱，一直以來個唱門票也被視為奢侈品的一種，身邊亦有朋友為感受一下現場氣氛，花了數百元買一張「山頂位」，更覺得歌手大部分是「站樁式」唱歌，舞台設計又不「突出」，沒什麼「睇頭」！建議有高價門票的個唱多花資源在舞台製作上，好讓歌迷有種「值回票價」的感覺。事關不少觀眾仍能看得出製作單位或歌手在製作上所花的心思，若要令大眾對演唱會「重拾信心」，多花心思的製作是不可缺少的，賺錢是要賺的，但最好不要抱着「賺到盡」的心態吧！

有歌手指出，演唱會有「回憶殺」的歌曲對部分歌迷而言是不錯的安排，可是亦要考慮到年齡層的問題，取平衡點的選唱歌曲亦需要花心思，當事人也要切記勿「自視過高」。



童年的冬天

冬天意味着白天變短，夜晚變長。冬天還意味着天氣變冷，人們不得不忍受幾個月的寒冷，直到百花紛擾的春分降臨。冬天對鄉村來說，意味着更少的農活，更多的休閒，開始為婚嫁娶做好必要的準備，進而為過好春節做好生活準備。當年在母親的陪伴下，冬時對年少的我，卻是長身體增知識強才幹磨性情的絕好季節。

我十來歲的時候，母親在新河糧站工作，她的崗位是會計。忙碌的秋收已經結束，國家收購的糧食已經顆粒歸倉，農業防鼠防蟲都打過，沒有大的工作量了。冬季對職工來說壓力不是很大，僅僅需要應付正常少量的城鎮居民糧油供應。母親和女同事開始織毛衣。買來五顏六色的毛線，在細長的幾根針穿梭下，一件件毛衣就化身成漂亮的毛衣，上面有時還根據男女款式打幾朵不同類型的花。當然，毛褲、手套也在編織其列。上海針織毛衣的畫冊，不知何時被女士們翻來翻去，都翻捲了邊，用手使勁按都不平，還在繼續流轉。

作為少年，我甚至有點喜愛冬天。湖裏的冰泛着無聊的光芒，泥地的漿水變成稍硬的渣滓，空氣清冽微涼。如果飛雪開始，打雪仗，那是一件多麼開心的事。我跑得汗唧唧的，頭上掛着水滴。回家把厚棉衣一脫，母親趕緊拿乾毛巾擦背。手背和耳垂因寒風吹被凍出癢癢，先紅後黑，遇到高溫和熱水就癢得要命，擦什麼好像都不管用。

冬季有美食作為補償。說也奇怪，冬天的菜比夏天、秋天菜好吃。我不知道是自己食量開始加大，只道是菜味道

好。確實，冬天的蔬菜，蘿蔔、大白菜、菠菜、萵筍、芹菜，經過霜降的歷練，纖維變細，糖分提高，變得營養好吃。還有冬天的魚牛羊肉，脂肪變厚，加點辣椒煮起來鮮美可口。那些秋天開始醃製的蘿蔔、臘肉，正好可以派上用場。豆製品、米酒、粉蒸、黃花菜、圓子系列，排隊上桌。小炭火一烤，熱氣騰騰，屋外白雪一飛，一家人聚在一起，吃喝起來，不啻神仙生活。這樣的日子不天天有，但是偶爾一下，足夠體會生活的甘美。

我有糟心的事，有段時間貪玩，學習成績不佳。上課時，內容都懂，作業練習不足，考試不會，成績非常誇張的不理想。母親一生氣，考慮我提前一年上小學，在初二時，讓我留了一級。尷尬是尷尬，日子也得過。

重讀初二時，就開始如履薄冰。母親還讓我堅持晨跑，天氣好時，陪我打羽毛球。沒曾想，課程突然變得那麼容易，我不知不覺做了初二班的數學課代表，當學霸。數理化，沒有擋手的。從此，自信心升騰起來。

冬天總有乏味的時候。這時，就想搗鼓點新鮮事。糧站為了防鼠，會在糧倉附近下藥。老鼠死了一大片，跑過來吃食的野鴿子和麻雀跟着遭殃。我就常常一個人去糧倉後找野鴿子。遇到暈乎乎的鴿子，就追。鴿子中毒不久，有的有力氣飛，飛出糧站院牆，逃生而去。有的沒有力氣飛，匍匐到雪地。我衝上去，一把抓住，朝水泥地上一摔，掙起來送人。

那時農村來的同學居多。冬天帶火球



先人

作為子孫把先輩掛在心目中似乎還不夠，儘管常把他們放在心裏，還是不踏實。只是近年來卻總是找藉口，稱自己太忙了，騰不出時間去拜祭。有了藉口便一直拖着，心中那愧疚仍然不散。終於打起心肝去拜祭爺爺和伯父。他們是在廣州病逝的，死後，非常孝順的姑媽把他們的骨灰帶回香港安放，希望他們與親人在香港相聚，而孝順的姑媽後來亦已辭世，她因為信奉基督教，便安放在基督教地方，但願他們都能在天國重聚！

那天去拜祭爺爺和伯父，他們被安放在一個骨灰龕內，那地方位於一座比較細的廟後一個骨灰閣，陰暗擠迫，走入去很不自在，我相信當時選這地方是因為近我叔叔的家，姑媽希望她的弟弟有空便去拜祭父兄，如今叔叔也不在了，去拜祭的後人已經不多了，我把他們所在的寺廟、所在的龕位都記下來，但願我的後輩能記得，希望我們不在的時候，大家都有個心記掛着先輩！

不過，我一直有些想法，就是香港地少人多，少得連先人的骨灰安置也成問題，



先父母與好友狄娜姐如今會否在天上重聚 作者供圖



香港仔避風塘

樓下的避風塘泊着船，有些船隻好像從來都沒有挪過窩，從我住在這裏，就見它泊在那兒，晚上會有燈亮，船艙住着人，2樓的甲板上擺放着桌椅沙發煤氣爐和鍋灶，也有電視機，晚上常常有人在唱K，都是廣東話歌，唱的人拉拉雜雜，路過的人耳朵裏津津有味。

有兩隻麻鷹前一後飛進了灣畔的樓林裏，牠們機敏得很，張開的翅膀從不怕撞到橫逸旁出的樓角或是晾衣架上。香港的房子屏風一樣，白天只覺得密集雜亂顏色潦草，到了晚上，每間亮燈的窗口都像安裝了一塊碩大的鑽石，密密麻麻鑲滿了鑽石的屏風，就是香港獨一無二的夜晚。我在書店裏看到過外國攝影家出版的樓宇畫冊，大都是白天拍的，看起來五顏六色煙火濃重，其實遠遠沒有抓住這座高密度城市值得被探究的內涵。

路上的車子行駛起來好似都不大有聲音，可坐在樓上，巨大的噪音轟轟隆隆，1分鐘也沒有間歇過。打開窗戶躺在床上，像是癱睡在路邊竹椅上待客的攤販。我有時候懷疑這渾濁的聲音，是不是主要是空調外機製冷發出的，側耳細聽了一陣子，除了摩托車馳過時放出的顛

音好辨別，其它都是或粗或細的嗡嗡聲絞在一起，擰成了一股混沌的轟鳴，在街巷裏橫衝直撞。聽着聽着就耳順了，翻書、刷手機、睡覺都影響不到。人的適應性在這些細碎的處境裏，無師自通地慢慢織成一個個團團的繭子，柔軟和嬌弱都裹在裏面，不知不覺間，就越過了古往今來的溝溝坎坎。

以前水旱蝗亂頻密，可以充飢的食物版圖跟着迅速擴大，從一棵野草到一隻動物，都在無窮無盡的智慧裏，有了與之匹配的烹飪方式。到了物質極大豐富的時候，這些南來北往稀奇古怪的吃法，就漸漸昇華成了豐富獨特的美食文化和美味體驗。我一直不吃手手腳腳，也不吃蠶蛹蟬蛹這樣稀奇古怪的食材，盛世無飢餓，好吃的東西多着呢。現在的人慾望多，想要的也多，很容易便被外在的評價框架所鼓勵，深陷在裏面怎麼也找不到自拔的出路。焦慮和失落像是趕也趕不走的蝗蟲，鋪天蓋地的繚亂。短暫麻木在下飯的電子榨菜裏，也是一層薄薄卻能有效造成屏蔽的繭房。這樣看來，信息繭房不都是壞事。人心如水，再細微的碎屑墜入，都能泛起一圈漣漪。如人飲水，能在只適合自己的認知裏，邏輯自洽，稍稍撫平些許褶痕。

南丫島上的「三支香」遇到日落餘暉，像是把整片天空都點着了，燒得島上四周都泛起了滾燙的鐵水。海面上正在航行的船隻，將這一鍋熱辣辣的紅湯，一遍一遍攪開，波微瀾動，那些停在港灣裏的小篷船，只好跟着輕輕蕩漾，像極了火鍋裏翻滾了許久的肉丸，總也不見有人願意搭筷子撈起。暮色漸漸濃沉，天海一色的艷紅，也跟着沉澱成了化不開的暗紅。很多人站在防波堤上舉着手機，不一會兒，這片瑰麗的紅，就燒到了朋友圈。



最近在避風塘所拍攝的景色 作者供圖



西九交通配套不足

香港西九文化區是亞洲一個重要的藝術和文化項目，我還未去過其M+博物館，反而最多去戶外空間看演唱會，但每次的感覺都是指示不足。之前去自由爵士音樂節，同時間有很多活動，所以很難找到場地位置。去到又下大雨，在商場走到過去，其實距離很遠，已經令人興致盡失。另一要走很遠距離的場地是亞博（亞洲國際博覽館），但它最遠的距離都在鐵路上，而下車後都是室內的，指示也清晰。有一次場合準時開騷，但很多人都未去，工作人員也立刻廣播，像趕上機般提醒大家盡快入場。而且回程也會安排前往不同區域的巴士等待，盡快疏導人潮，安排較為貼心。

西九的問題是地方很大，有不少入口，但沒有巴士配合，港鐵站距離又很遠，而最大問題是很難傳召的士，沒有的士站可有秩序輪候（還是有的？但完全不知道在哪裏）。走的時候，想乘的士的人全堆在港鐵站，而沒有事